

薛建吾著

湘川道上

商務印書館印行

湖
川
道
上

薛
建
吾
著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五月初版

湘川道上

(93281 粉)

渝版粉報紙

定價國幣陸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 者

薛 建 吾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重慶白象街

印 刷 所

商務印書館
印刷書廠

發 行 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陳序

薛建吾君郵寄所著湘川道上，囑我替他作敘。我讀後不禁有很大的感慨，因為我們的先民，自秦漢以來，遭外族壓迫，不得已作大規模的遷徙者，考諸歷史，前後凡有三次。加上此次，共爲四次。

第一次是西晉永嘉之亂，五胡十六國紛擾中原，司、冀、雖、涼、青、并、兗、豫、幽、平諸州，一時淪沒，晉室退保江東。北方的世家大族，如王氏，謝氏，庾氏，桓氏及一班知識份子相率南逃，所謂「過江名士多於鱗」者，就是指那班流人而言。時江左僅有揚、荆、湘、江、梁、益、交、廣及徐州之半，豫州的譙城而已。其餘則僑立州名，虛置牧司。遺民中除過江的「僑姓」而外，尚有東南的「吳姓」山東的「郡姓」，關中的「郡姓」，代北的「虜姓」，詳見於唐人所修的氏族志中，凡百餘姓之多，可見其人數之衆多了。

第二次是唐代末年，因藩鎮割據，社會經濟枯竭，引起黃巢流寇之禍，經過多年的紛爭屠殺，造成五代的局面。這六七十年間，沙陀突厥人種遂建立後唐、後晉、後漢三朝，居五代之首，統治中國北部三百三十餘州。石敬瑭又獻燕雲十六州於契丹。當時中原戶口，據續通典食貨篇與所載，竟減去三百六十五萬餘之多。其中秦半歸於死亡，小半即避地遷徙。看續通典食貨

第一註載後晉天福三年六月，張鑄奏稱：「竊見所在鄉村，浮居人口，方思墾闢……便被縣司察名，定作鄉村色役，懼以重斂，畏以嚴刑，遂捨所居，卻思他適。」可見他們多不住異族重賦嚴刑，就四散逃亡了。其時江南西蜀，比較平靜，人民乃一部南下，一部西遷，故蜀中戶口達五十二萬四千餘，江南六十五萬五千餘。不過這次遷徙的都是平民，沒有姓氏可考了。

第三次是北宋末年，金人滅遼侵宋，兩河淪陷，高宗由揚州南至真州，金兵分渡江淮，江東西又陷，高宗更由浙入海，終演成南北相持之局。後來蒙古滅金，據長江上流，分道東下，既陷建康，遂抵臨安，直至閩，廣，而滅南宋。這兩代都屬游牧民族，未受過漢化，其殘酷性質較五胡尤烈，中原遺民，不勝蹂躪之慘，沿江沿海，由江浙南遷閩粵，直難以數計。訖今閩中猶保存若干古代習俗及語音，廣東嶺外三州的客人猶操古音的客話，皆那次遷徙殘跡之不能泯滅者也。

第四次就是這次日寇的內犯，北自東北四省，南至兩廣，鐵路所及，凡十有九省，殺人以百萬計，滅我國有史以來空前的浩劫，視女真，蒙古，更十倍過之。我父老兄弟，諸姑伯姊冒萬死一生的危險，轉徙到西南川滇黔諸省者，爲數之衆，亦突過前三次之總和而有餘。

所可惜者，前三次流亡的記載，傳至今日者絕少，他們顛沛流離的慘狀，後人無從得知。我們這次遭此鉅變，許多有心人著之筆札，形諸歌詠，如果輯成一部叢書，確屬最可寶貴的文獻。建吾此著，雖僅述湘川路上個人的經過，而於各地山川的形勢，道路的險夷，行旅的困

難，及至民情風俗，詳述靡遺。使倖而存之，足供時人及後人的參稽。其有裨於史乘自不待言。故略述所感而爲之鈹。

民國三十年三月十九日，陳鐘凡斟玄甫識於成都南臺寺。

自序

四川山川雄偉，形勢險要，人才蔚起，物產豐富，古稱天府，抗戰軍興後，國府西遷，尤爲民族復興之根據地。余浪迹天涯，奔走冀魯浙皖閩贛鄂湘諸省，憑弔齊魯燕楚閩越宋明故墟，沂江泛湖，登山跨海，流連風景，摩挲碑碣，訪求各地文獻，結識當世賢豪，常引爲生平快事！獨於三峽之奇，峨眉之秀，劍門之險，青城之麗，未能躬自領略，又每認爲生平憾事，亟思有以彌補之。二十九年春，張將軍治中倦勤湘政，移節陪都，余爲道義關係，因亦擺脫省府閒曹職務。但國難日益嚴重，余忝屬智識分子，救國未敢後人，因決定入川，應竭鶩鈍，貢獻國家。惟蜀道難行，猶之登天，自古已然，於今較易。但動魄驚心之事，固常有所遭，未嘗不令人談之變色也。自五月二日於湘西之沅陵登程，歷苗區，越匪窟，深入不毛，遠經荒服，閏月二十四日始抵渝城。歷時二十三日，行程二千餘里，所見山脈蜿蜒，江流洶湧，崖崩灘吼，雨驟雲飛，一切可驚、可愕、可怪、可駭之事，令人不能或忘；而奇花、異草、幽洞、清泉、好鳥、怪石、古墓、殘碑、以及漁歌、樵唱、民俗、世情等，均可發皇耳目，開拓心胸，裨益智識尤大。至於窮鄉僻壤，野叟村童，亦能認識民族敵人，激發敵愾情緒，尤爲民族復興，中國更生之徵兆。又若交通之不便，行旅之困難，公共事業之亟待整頓，軍民感情之迅宜

溝通，尤當列舉事實，藉供行政人員之借鏡。上年秋，業草成本書，都三萬餘言，附詩二十首。今復加以整理，亟行付梓，一則供政治家之參考，再則印個人之鴻爪，三則記流亡之實況，四則誌抗建之真相，或可爲當代文學家政治家軍事家教育家歷史家地理學家等所樂閱歟！是爲序。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民族復興節薛建吾序於四川巴縣之社農別墅

目錄

陳序

自序

一 國難嚴重期中的偉大建設

二 衝破第一關

三 意外的風波

四 湍急的沅江

五 古舊的瀘溪

六 偉大的縣橋

七 煥然一新的所里

八 扯來扯去動魄驚心

九 莊園一瞥

○ 湘西角落裏的山村

一一 山村月蝕

一	化外的三不管	一五
二	貴州一瞥	一六
三	小成都	一八
四	警報頻傳	二二
五	北郊暴雨	二三
六	清涼世界	二四
七	民教還須努力	二六
八	舊雨重逢	二七
九	川鄂門戶	二八
一〇	觀音洞口聽飛濤	三三
一一	郁山虛驚	三五
一二	如此黔州	三七
一三	小小公園	四〇
一四	溫湯新裕	四二
一五	軍民合作的表現	四三
一六	遲遲其行	四四

二八	荒江古墓	四七
二九	再滯巷口	四八
三〇	羊角飛舟	五〇
三一	祕藏的山村	五一
三二	暴風雨	五二
三三	雨中的涪陵	五四
三四	到了陪都	五六

湘川道上

一 國難嚴重期中的偉大建設

敵騎深入，國難日益嚴重，湘川諸省，即將轉變後方而爲前方了。所有軍隊的調動，軍實的供給，材料的運輸，糧食的調劑，貨物的搬遷，消息的傳遞，莫不較平時增加數倍以至數千百倍；關於交通的便利，萬分重要！我政府爲增強抗戰力量起見：一面抗戰，一面建設。××路對於本年上季通車。無論在人力上、物力上、時間上、都很經濟。抗戰力量，實在增加不少。像這條公路於千艱萬險中完成，正可象徵我們中華民國的解放，中華民族的自由，也正在千艱萬險中，上下一心的爭取，未來的光明，一定是不遠，偉大的抗戰建國工程，定可完成啊！

二 衝破第一關

西南公路上最嚴重的問題：便是乘客擁擠和車輛缺乏兩件事。因而旅客更形擁擠。所有沉

陵站兩旁的大小旅館商棧，無日不是客滿，新到的人，竟無旅舍可覓。就是渡江到境內外各地尋覓旅館，也是宣告客滿。這許多的旅客，有的住了兩三個月，盤費用光，還是無法乘車。但是爲了生命的安全和免除不必要的經濟損失的原故，還是等車的好。因爲這種原因，旅客們便日漸增多了。車站方面：車輛缺乏，固然是實在情形，辦理登記，依次購票，也是一種較好的方法。可是經驗告訴我：如果真要迅速登程的話，千萬不可照章登記！我便不得不作其他有效的活動了。

本來我與劉迺英馬侶賢兩先生約好，結伴同行，準於五月一日起程。他們兩人分住在沅陵鄉間，每次進城，都很不方便，買票更難，便推我負責，他們每日到我家探聽消息。

我便在那四月二十九日的下午過江去，找一個朋友，請他替我們設法買票，竟未會到。第二天下午又去找，那知仍未會到，便留了一個條子，請他替我趕快設法。第三天下午再去找，這次可會着了。他說：已經轉請和站方有關係的人設法，現在尙無回話，到晚上七點鐘再來聽信罷！我回城喫了晚飯，又渡江去找，費了許多事和許多時候，才將那個朋友找到。他又去找那轉請的人，據說：×站長出去未回，夜間一定代爲接洽，明早乘車，絕無問題。我當時懷着了失望和喜悅兩種矛盾的情緒，真是一「進退維谷」，卻又別無他法可想，祇好「快快而回」！便留劉馬兩先生在我家暫住，免得把明日機會錯過。

五月二日上午四點鐘，天色還未明，我趕忙起身叫開城門，單雇一船渡江。首先去找我那

朋友，竟未找着。隨後費了許多時間，去找我那朋友所轉找的介紹人，他因為和幾個要好的朋友多娛樂了一會，方才睡去，不易叫醒。幸虧他的僕人說：買票的事體，已經和×站長說過，去找×站長就是了。我便連忙跑到站長辦公室，可是還不會來，問問旁的站員，都說不知道，而且神氣十足，令人十分嘔氣！不得已又跑回原介紹人那裏，攪了他的好夢，承他的情，詳細告了一段話。再到車站接洽，站長依舊未到，站員們還是不理。便第三次又跑到原介紹人那裏，他坐起身來拿枝鉛筆在名片上寫了幾句話，又加上一個私章。我看了他的履歷，原來是湘黔路上某一站的站員。我謝了幾句，便第三次跑到站長室，將×站員的名片交給一個站員，便由站員叫了一名聽差，和我一同到售票的窗口，把片子送進去。我趕快拿出了三十三元三角的法幣，才換得客票三張。這才定了心，也就決定了今天一準首途，這不能不感謝×站員啊！那時的辰光，大約有六點多鐘，再有幾十分鐘便要開車。

三 意外的風波

劉馬兩先生早將行李由城內雇工挑到站外了。我連忙又將行李過磅，超過規定重量三十公斤，便又到售票處交進法幣四元七角五分，買了一張行李票。以為沒有手續了，那知我們上車好久，並不見有站夫裝放行李，可是同車的客人，都紛紛親自抬着裝放行李，我便起了疑

心！再仔細一問，才知道這站是新設的，（該站原屬湖南省公路局，移歸西南公路局管轄，還不到一個月。）而他的站章（？）也是新的——與衆獨異！便是客人雖然買了行李票，還是要客人自己照顧行李，搬上搬下，甚至不搬，車站是不負責任的。我無奈便又費了六角錢雇了幾個義民伕子，趕快把行李搬到車頂上，方纔放了心，靜候開車。

不料還不會隔了兩三分鐘，什麼行李員來了。看了一看說：車頂行李太多裝不了，硬要把我們的行李拿下來兩件，等到第二天的班車再裝去。

經驗告訴我：這是萬萬要不得的事體！他們站裏，並沒有運輸行李的專車，班車每日都很擁擠，那有空隙裝載已經離站客人的行李。許多由沅陵到貴陽的客人，常常在貴陽住了一兩個月，發了許多信，打了許多電報，行李還是不能運到，弄得進退兩難的，我們這次當然不能上當。我便據理和他交涉，告訴他：「你們站上章程規定每客准帶行李二十公斤免收運費，超過規定重量，就要收費，但至多也不得超過二十公斤，這就便利運輸，免得旅客到目的地後等候行李的麻煩。我們三人行李，照章准帶免費六十公斤，納費運輸六十公斤。現在一共僅有九十公斤，并將超過免費重量的三十公斤，已經照章納費，何能不隨車裝運。同車的客人，許多未買行李票，并且有好幾個是到瀘溪的，應該先將超重而未買行李票的行李取下之後將短途的行李交短途車（該站有專車開乾城，路經瀘溪。）裝運。我們是要到重慶去，茶洞到秀山，間日一班，如果我們再要到茶洞等處行李，那便誤事不淺！所以我們的行李，萬萬不能取下。」這

時已有站夫把我們的行李兩件，從車頂取下。那個行李員也覺得理由不充足，不好回答，便另生枝節，索閱行李票。他見了便發惱說：「不應該寫行李票給他們。」我趕忙對他們說：「這真是笑話！連章購票有什麼不對？」他無奈了！便又改口說：「茶洞到秀山的車子，十天一班，我們站上是曉得的。你們橫豎要在茶洞等，行李等下班包替你們運到便好了！」說時他便把我們的行李票摺住，不肯交還。我又告訴他道：「我的調查比你們站上確實得多了！我最近纔收到朋友的來信，他已在那裏走過，茶秀車是二天一班，單日開，明天便有車啊！」他應該無話可說了，但他還咕嚕著茶秀車是十天一班，我們車站上是清楚的。

幾個短途客人，雖然帶了好幾個沉重的洋鐵箱，有些放在車頂，有些便雜亂底堆在車廂裏，他也無法可想。

交涉結果是：我們把行李拖進車廂來，坐得雖不舒服，可是免得在茶洞久等，可算大幸！而一場意外的風波，才告平息。

四 湍急的沅江

七點三十五分，可算開車了。我們坐的這一輛，是最後出站的一輛。什麼長途的晃縣車，短途的芷江車、常德車、乾城車、均早經開出了。這一輛車是貨車改造的，客人坐在車廂四

遇，行李放在中間，什麼車輪啊、汽油啊、水桶啊、汽油漏斗啊、又佔滿了大半個座位。四面擠上二十幾個人。車子一開動，堆在中間的東西，東一歪，西一倒，坐在四圍的人，因為被壓迫得難受，就是坐在中間行李上的人，也便顯得頭眩腦脹。可是這是沒有辦法的事體，在這樣的時候，我們有汽車代步，已經是萬分僥倖了！這一天的痛苦，那能忍受呢？

沅陵這個地方，四面都是高高低低的山，非常險峻，可以步步憑險扼守，機械化部隊毫無用處，獸機更難尋覓目標，如果倭奴夢想深入的話，那便自趨死路了。在地勢上，我們是一待天獨厚，裨益抗戰建國的工作很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車子一開出站，便沿著山邊爬下，忽高忽低，爬到山脊，便向西南方駛去。晚風從窗口吹入，車廂裏也就涼爽許多。三三兩兩柳樹，在路旁搖曳，很像怡然自得，振奮了旅客們的煩躁精神不少。車子過了分路口，便向西北行駛。

十點鐘的光景，到了沅江右岸的懸崖上，高有數十丈，羣山蜿蜒起伏，一直通到洞庭湖邊，那便是武陵山脈的一條支脈。车子在懸崖上轉了六七個陡灣子，才降到水邊。乘客們無不提心吊膽，深恐司機稍一疏忽，滾下懸崖，一個個成爲肉醬；就是墜入江中，也要葬身魚腹，一直等到煞了車，才把心放下來。

渡口卻在一個大灣子的下面，現在雖然是在枯水的時候，卻也湍急異常。旅客下車登輪，車子也登了輪，開向左岸，將要靠岸的時光，突被一個急浪打開，又在江中繞了一個圈子，方